

An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and Rattan Weaving Craftsmanship and the Innovative Path of Inheritance

Weifang Feng^{1,a,*}

¹ Amoy Academy of Fine Art, Fuzhou University, Amoy, Fujian, China

^a271394459@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bamboo and rattan, aesthetics, inheritance

Abstract: The bamboo and rattan craftsmanship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resents different aesthe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lthough the craftsmanship and aesthetic taste of bamboo and rattan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imilar in form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essence of beauty always present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Bamboo and rattan craftsmanship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Heritage List. As an artifact civilization born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aesthetic interests of the East.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amboo and rattan craftsmanship and the multi-faceted aesthetics, and pursuing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design in bamboo and rattan, in order to pursu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strument to carry the roa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path of bamboo and rattan craftsmanship.

竹藤编技艺美学特征与传承创新路径浅析

冯炜芳^{1,a,*}

¹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福州大学, 厦门, 福建, 中国

^a271394459@qq.com

*通讯作者

关键词: 竹藤编, 美学, 传承

摘要: 竹藤编技艺传承历史悠长, 于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各异的美学意蕴。海内外竹藤编的制作工艺与美学品味虽则由于文化差异而呈现形式异同, 然其美的本质始终呈现出共性特征。竹藤编技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器物文明, 同样受到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响。探寻竹藤编技艺的发展历程及多方位美感呈现, 以竹藤编中体悟设计的美学追求, 以追寻“器以载道”的内涵所在。从而以此为依据, 对竹藤编技艺进行创新性的传承路径探析。

竹藤编技艺因其独特而得天独厚的成因而使得其在满足日常生活的功能需求外, 形成了由自然与人力相辅而成的独特美感。通过对竹藤编技艺美学特征的分析, 透过竹藤编的历史与发展历程了解中国传统美学于其中的体现, 从而探索竹藤编技艺在创造性传承的过程中更多的可能性。

1. 竹藤编技艺文化与现状

竹藤编技艺, 顾名思义即是以毛竹、木料以及各式藤条为组合材料进行编织。其中安溪竹藤编是现今中国竹藤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安溪竹藤编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 先民就地取材编织生活用具, 因此古时候民间竹藤编织用具较为常见。《泉州府志》记载, 黄夷简退隐安溪的记述中, 其山居诗有“春山几焙茗旗香”之句, 说明安溪早有“执筐、焙

茗”等竹制品，无论是采摘茶叶的茶卡、晾茶的簸箕、至烘茶的焙笼都是由竹藤编织而成。自宋元时期始，利用竹藤编织农具、茶具、生活用具已相当普遍，涉及的器物类型从桌椅至蒸笼等均有所涉猎。

自此可见，传统的器物设计多数皆起源于日常生活所需，然并不局限于“用”，对于器物的形式美感追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日常生活的审美水准。时至今日仍处于美感顶峰的宋代瓷器，实际上并非纯粹为了艺术而生，也为了生活而生，可见宋人当时的日常生活具有极高品格，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中普遍对“美”的追求亦如是，倒是某种层面上契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的本质所下的定义：“美在生活说”[1]。竹藤编技艺作为日常所用的茶具、生活用具等用途，编织所用的材料皆取于山林而不加修饰，编织方式具有装饰却不崇尚繁复，素朴而有质感的竹藤编制品，虽只作为日常用具使用，与“材美工巧”的标准相去不远。

由于生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审美的变迁、工业材料的替代等原因，全国各地的竹藤编技艺面临着技艺传承逐渐消弭的困境，“物是人非”用于形容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新土壤中的水土不服十分贴切。作为生产与传统环境土壤中的竹藤编技艺虽无过多变动，然新环境中的消费者需求已经变化，审美表现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复以往，大环境中越来越丰富的物资替代品也对竹藤编用具造成了冲击。中国人根植于文化中的延续传统技艺观念，一般对于编织方式原封不动地传承，然除了传承之外改动甚少，抓不住具有共性的美的本质特征，因此虽表层形式依葫芦画瓢，整体水平失其精髓，因而时常造成延续困境。

2. 竹藤编技艺美学特征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虽反对机械器具，却极为重视“技”，庖丁解牛、匠石运斤[2]皆是“技近乎道”的范畴。竹藤编织技艺下产生的器物是“自然的人化”，经由匠师、艺术家之手传达，在以使用为前提的基础之上追求独特的美学意蕴。文化与审美发展至一定高度的器物审美标准定然不仅仅局限于器物本身，而是期望以此达到“以器载道”的目的所在。竹藤编因其独特的材料特性及产生的背景等要素，在审美意趣上自有一份拙朴的美感。

2.1. 致用为本——功用美

“古人制器尚用，不惜所费”[3]，讲求需在器物制作上不惜功夫，以达成功能完备的目的。由此点出在器物设计中，功用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竹藤编技艺最初便始于当时的人类活动需求，出于采茶、晾晒、放置或其他需求萌生制造相关器物的想法，并为此就地取材，采用竹与藤条为主材料，用过并不简单的编织方式制成了茶卡、簸箕等竹藤编器物。早在先秦时期，器物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使用功能就已经被韩非子所意识到，因此他提出应当“以功用为之毂”，肯定器物的实用功能所占据的地位。成长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竹藤编技艺，其设计的产物多与当时的生活方式相关，其第一要务乃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不能达成其最首要目的的器物，不论是在当时抑或是当下，都不能被接受者称之为“美”。东方传统美学中，美与善往往紧密相连，“善”即是能用、好用、适用的代名词之一。古人崇尚致用为本，倡导以功用为美的原则，秉承物为人用的务实精神，呈现出以人为本的造物情怀。竹藤编制品由于其采用自然生的竹与藤条制成，取材便宜，竹与藤相互交织形成形式各异、功能各不相同的器物，如编织成簸箕、茶筛，面积大而平缓，竹藤之间编织紧密而留有小缝隙，可沥干水分又通风疏朗，十分利于当时茶农晾晒茶叶、谷物，用途甚广。

2.2. 简雅得宜——形式美

李渔于《闲情偶寄》一书中曾以“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4]来阐述宅舍设计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面向植根于传统审美特色的竹藤编技艺时同样适用，繁复华丽的装饰于器物而言多数情况下喧宾夺主，并破坏整体和谐的美感，竹藤编织器物虽不提倡进行花样繁多的装饰，却也不全然追求“装饰即是罪恶”，装饰与整体器物之间的关系当是恰当得宜，相得益彰。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关于“文质彬彬”的论述用于竹藤

编器物的美学评价同样适用，“文”与“质”即是对应竹藤编器物的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过于追求使用功能本身而忽视美学价值，则过于粗野；过度追求装饰华美而枉顾使用主体本身的需求，则与其被创造的初心相悖。二者相互协调，共同组成感官与精神上契合的和谐韵律美感，方是竹藤编技艺所追求的最高水准。竹与藤条二者之间肌理与形态的差异，通过不同编织方式的重构与重组，经由匠师巧妙地利用立体、平面以及混合交叉的编织手法，从而营造出丰富的肌理样式与不加修饰的素朴美感，呈现出删繁去奢、简洁素雅的美学特点。竹与藤条由于生长时间的差异，如老藤相较于新藤而言色彩的黄色沉淀更为深厚沉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意趣，即使不对表面做上漆或打磨等人为操作，竹藤本身就以其自然的积淀与率真传达其雅致的根本。

2.3. 以材为祖而工巧适度——材美工巧

宋人李诫曾云其造物思想曰：“以材为祖”，力图通过不同材料的选择、充分利用材料间各异的特性，使得所设计的器物或产品在材料、技艺、工匠精神三者合一下充分彰显自然的艺术美感。就地取材而生的竹藤编器物，天生地长，具有素朴的自然之美。汉代刘安于《淮南子·说林训》以文中曾言“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余也”。竹藤编便是占据了即使“不雕”、“不文”，其质感却优于在其表面髹饰的优势。竹作为可持续生长的材料生长周期较快，竹节鳞次栉比而疏朗有致，竹文化自古以来便象征着具有高洁挺拔精神的文人风骨；而藤条是质地坚韧，身条极长的藤本植物，外皮色泽光润，手感平滑，弹性极佳，似蔑而非蔑[5]；藤条以其坚韧的身形与竹相互缠绕，自然朴素的两种材质各自彰显魅力也相得益彰。然则竹藤编技艺并非炫技，中国传统手工艺具有高超的成就，但于实际运用当中并非将工艺发挥至登峰造极作为目的[6]。相反，以炫技、以雕饰做派反被不喜，被斥为奇技淫巧。契合实际情况的适度工艺技术，能使材料与工艺之间达成和谐的“工巧适度”，方是竹藤编技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通过切合竹与藤条材质特性的编织技术，不过分雕饰又赋予美感。“巧法造化”和“材美工巧”的造物思想，指的则是器物制造天工与意匠、材料与技艺的结合。“巧法造化”体现在造物过程中，就是能够顺应材质的自然物性，遵循制造的自然规律，做到因材施教，将材质的物性与人的巧思完美地融合起来[7]。东方的美学精神崇尚“中庸”或不偏不倚，不过多修饰而追寻自然之道。“自然”也并非对竹藤编技艺本身毫不作为令其发展，而是追寻即使经过匠师与技艺的人化，最终仍然呈现出自然的造化气韵，犹如计成于园林营造中所推崇的“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

3. 竹藤编技艺传承路径分析

竹藤编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安溪作为重要传承地域之一，在探索如何创新化地传承方面任重而道远。现如今实际市场领域及整体导向中，竹藤编技艺仍然以“精细”及工艺的细致精湛程度作为价值追求目标，对于艺术性以及契合竹藤编发展的不同美的表现形式探索较为匮乏，因此产值相对较低。其中安溪县经营竹藤编织以及藤铁工艺的企业及作坊众多，市场延伸至国内外，涉及领域广，但仍然走的是低创新，高数量输出的浅层加工模式。一方面呈现形式主要以竹藤为主的产业仍然倾向于工艺品，以较为具象的造型、复杂的选材、繁复的工艺、精细的程度为主要指标，相较于传统的竹藤编技艺创新度较低；另一方面以新型藤铁工艺为主的道路似乎无法较好地达成给消费者传达传统技艺与文化的目的，主要以商业化为主的藤铁工艺也并不属于高附加值的产业。

针对竹藤编传统技艺未来发展路径，可参考海外经验，符合日常生活所需的同时，探索美的本质，寻找符合竹藤编艺术美学的发展道路。日本当代的竹编艺术发展路径对于我国的竹编、竹藤编抑或是其他具有共性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日本的茶文化并未逊色于中国，茶道中包含许多仪式性活动，因此盛放茶叶的容器、茶匙物品的使用方式、饮茶过程中的用具，所涉及到的物品对于竹编制作技艺与艺术美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二战后，日本竹编就从传统手工技术转向了艺术发展道路。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业品对功能性竹编市场的冲击以及对竹编再创

新的困难性较高。[8]直至 20 世纪 50 年,日本的相关竹编大师开始尝试脱离传统竹编所遵循的功能性用具而转向具有“雕塑”性质的艺术品形态,探寻以独特的美感为核心的美学发展路径。此后的日本竹编艺术尝试通过遵从竹与藤等原始材料的本质特性,不加修饰地展现竹编艺术质朴天然的美感,通过创作不同的编织方式呈现多样的动态与力量,并将形容书法艺术中的境界移入竹编中,逐渐由全方位、多层次的艺术与文化浸染中升华竹编艺术的内涵,发掘艺术层面的潜能,通过竹编艺术去承载不同文化、不同精神内核与艺术家的无声语言,甚至成为某种精神的寄托,成为寄托风骨与自身审美意趣的重要载体。而非通过充满匠气的技艺堆砌与材料渲染,空洞地塑造莫须有的精神境界,走艺术审美路线而够不上“艺术”的边界,从而使得竹藤编艺术陷入“边缘化”困境。

中国现今竹藤编整体审美水平尚且逊色于日本,当代人对于非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阻碍往往在于:审美的变迁使得传统文化产物与日常生活环境之间充满违和感。竹藤编器物若是想立足于新时代新市场,除开功能上的革新以外,真正能达到“活态化”传承的手段乃是通过其审美意趣的提升与把握。一方面,针对家居生活市场应当契合于现代家居审美趣味与风格意向,利用竹与藤条的特性设计相关灯具、家具等产物,满足功能性需求基础之上具备审美感受;另一方面,竹藤编文化源远流长而意蕴深厚,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山水、书法艺术中的精髓,将竹藤编器物及产物推向具有“雕塑”性质的艺术品形态。充分发挥且遵循竹藤编的功用美、形式美、材美工巧等美学本质,达成器以载道的美学境界。

4. 结语

竹藤编技艺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作为非遗文化的竹藤编技艺在中国的美学意蕴发展仍然道阻且长。虽成长于不同文化的竹藤编器物形式各异,对于美的表现与审美意趣认知因人而异。然而即使竹藤编审美表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其深层次的美的本质具有共性。始于中国古代的技艺文化展示了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在现今工业文明时代,如何使日用品及艺术品内涵与外延中保留有别具一格的传统特征与民族风格,高度传扬中国式的审美水准提上日程。只有在充分理解了传统器物设计的美的本质所在,才能基于此设计出具有自身风格的艺术品及设计品,从而营造更符合自身特色的生活方式,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美学。

参考文献

- [1] 李子芯.李泽厚美的本质论思想浅析[J].铜仁学院学报, 2008, 2(2):28-30.
- [2] 参见陈少明:《说器》,《哲学研究》2005 年第 7 期.
- [3] 文震亨著,李瑞豪编著:《长物志》卷 7,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59 页.
- [4] 李渔:《闲情偶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年,第 168 页.
- [5] 孔子:《论语·雍也》,背景: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年.
- [6] 来自百度百科“藤条”检索结果.
- [7] 梁梅.致用为本,简雅素朴——中国传统器物设计美学观[J].中国文学批评, 2018(03): 46-54+158.
- [8] 张露芳.静谧与骈繁——日本当代竹编艺术发展的启示.文艺研究. 2011.